

思益堂日札

思益堂日札卷三

長沙 周壽昌 自菴

散氏銅盤銘

案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王伯厚遂引以證散宜生謂當以散宜爲氏而書孔傳及孟子疏引馬融論語注云散氏宜生名廣韻散字注云散姓通志氏族略四有散氏宋趙明誠金石錄散季敦銘引呂大臨考古圖云是武王時器其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合之此銅盤銘散氏在殷周間自爲著姓必是堯女皇之族裔而與宜生一宗其或稱散宜或稱散亦猶後世歐陽之或稱歐諸葛之或爲葛要皆是一姓也王蘭泉先生昶因盤有旅誓語定爲殷人作誓之證夫因誓而定爲殷器別無證也周有泰誓魯有費誓春秋時諸侯相盟至於束牲載書歃血

其爲盟也屢矣盟卽誓也江氏以爲周時未爲無見特不應指爲畿內大夫耳

周宣王石鼓文

石鼓文自唐以來聚訟紛紛迄無定論我

高宗從韓昌黎詩定爲周宣王時物洵足掃眾翳而息羣
疑矣惟昌黎云孔子西行不到秦倚墟星宿遺羲娥明趙
古則云其詞繁而不殺偶爲夫子刪削不知三百篇輶軒
所采不皆身履其地車駟鐵非秦詩乎若謂繁則刪削
則國風之氓與七月小雅之十月大雅之板蕩何嘗簡乎
石鼓無論爲成爲宣距孔子時已二三百年矣石質頑重
廢置於塵沙草莽中兼以王室東遷犬戎作難兵燹之餘
無人愛護屢遭磨蝕迨孔子時其文必已損滅不得全存
且其時有簡冊而無縑素不知摩挲僻在西戎數千里外

誰復有采而傳諸中土者卽間有傳者亦多殘缺失次凡三百篇中逸詩斷句俱不錄取如素絢唐棣諸詩可證石鼓文亦猶是也若其可決爲周物者尤有一確證秦時刻石必書始皇帝某年或嗣王某年若漢自建元以後則碑未必刻國號某年月日不則刻於碑陰或於碑側凡漢碑可證後此更加密矣豈有西魏宇文周有此大制作而不明刻元號年月以誇炫於後世者乎從來辨石鼓者未摭及此予故特補而述之

高克尊銘

高克之爲鄭人見左傳見清人詩序乃王黼誤爲衛而載之圖錄迨款識改衛作鄭而此書卒未改亦可見宣和君臣之無事不昏矣

仲駒敦銘

案卻克號駒伯見左傳宣十二年卻克之子錡亦號駒伯見左傳成十七年父子同字以字爲氏容或有之圖錄所引全誤而王氏又信爲齊公子駒之後謂同出於姜不得爲婚姻卽不得爲仲姜作敦俱未經細審也

漢楊孟文頌碑

古人云字體壞於六朝至隋唐而益甚予案漢碑俗惡之字正不少而漢司隸校尉楊孟文頌俗寫最多如碑中以余台爲斜谷充爲衝詆爲抵並爲澁蔭爲陰遠爲寮彘狩爲斃獸憶爲喜積爲積高卽鬲字塗卽塗字斷卽斷字脰卽磬字遶卽滯字尋卽碍字惡卽惡字彊卽彊字厥卽恢字醜卽醜字繼卽繼字此皆洪氏隸釋所檢出者趙東潛謂張鳴鳳西遷注此碑彼所親睹者惡虫幣狩是惡蟲敝獸安危所歸是安危所繫王蘭泉亦謂幣爲敝敝惡也歸

作繫方與序中易麗兩字合韻惟蛇蛭毒蟬蘭泉引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屋惡也又云說文𧈧蛇惡毒長也謂此碑借蛭爲𧈧余謂不然案蛭字爾雅釋魚蛭蟻注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爲蟻說文蛭蟻也劉向新序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本草云水蛭一名馬蟻一名馬鼈處處河池有之有數種以水中馬蟻齧人腹中是蛭本水中毒蟲也碑中兩言極言道中艱險陸則蟲獸爲惡水則蛇蛭爲毒正不必借作𧈧字也

漢蕩陰令張遷表

此其存也而亦稱諱與上曹全碑同漢他碑多如此不勝摘凡曹姓在周必是曹叔振鐸之後在漢必是曹參之後張姓在周必是張仲之後在漢必是張良之後而釋之與竊與留侯籍里各異史漢本傳並無爲留侯後之說今以

遙遙華胄敘作一支漢時諸學尙可信耶言之者無據受之者不慚此等處似尙不如今人矣獸作狩又見此碑西狹頌亦如此旣且是暨字譌分作兩字此寫碑者之失中卽忠瑋卽韋詩云舊國其命惟新此何等辭亦太無忌諱矣舊君言去穀城而遷蕩陰也觀永享南山句知君尙存此當是穀城故吏爲之立碑也予甫閱碑文卽謂旣且爲暨字譌析爲二寫官之失本無可疑後見亭林亦如此說益以自信此亦如漢書古今人表太子字譌作李字彼誤合二爲一此誤分一爲二也阮氏獨謂旣且爲終始繁稱博引爲此英雄欺人之談後學有識斷不受其欺也碑文多以四字成句何獨於此作五言且行文有體此文通體明淨無一艱深語何獨此以旣且代終始卽云爰終始於君文亦不辭不過當時誤書卽刻漢人樸率之習無足異

也如必謂且字不誤則不如金石跋所云且卽祖字尙爲
近之禮記祖者且也祖訓且且亦可訓祖訓爲祖送之祖
亦可訓爲祖宗之祖援爾雅釋詁例通訓尤多亦較阮說
爲勝又殷散氏銅盤銘且散又義且異兩且字卽祖字周
召鼎銘祖考之祖字亦作且卯敦銘祖考乃祖祖俱作且
各敦鼎銘俱同雖以隸變書碑亦偶從鐘鼎寫法耳

漢仙人唐公房碑

案癘蠱不遐此語不順且下云去螟蟻百穀以入語亦未
足疑癘蠱不三字下脫一字遐去螟蟻言遠去螟蟻也碑
爲太守郭芝損奉錢爲倡實吏民所共立碑中所云率羣
義繕廣斯廟也若太守自立則文中修北辰之政馳周邵
之風爲郭君自譽無此理矣譌智作聳故譌智爲壻神仙
之說荒忽多類此道元注水經好采異說以助華藻故仍

其誤而言之自以碑說爲斷碑明云郡守之府在西城去君房家七百餘里觀下文云休沐往來可知時君房爲郡吏安得稱府君也當以洪氏所載碑文爲正漢碑中城多書作成

漢李翁西狹頌

昌黎致李實書則頌其德政並極言民心愛戴而撰順宗實錄則極言其貪穢殘酷去京尹時民投瓦礫而詆之此李翁西狹頌與後漢書之不相合也治行縱滅於前未有前仁後暴至於此者一時諛頌之言斷不如史之紀實觀碑陰列名盡其屬吏無一士民卽可知已

漢繁陽令楊君碑

聾昧卽從昧用左氏卽聾從昧語也用說文生而聾曰聾之訓求深反誤聾昧兩字向不連用不如從昧二字與本

事相合也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據碑文忠惠父兩字私諡爲門生等所議上而文爲其子魯獻所自撰則卽所自書未可知或云爲蔡中郎書必不然其子撰文蔡乃肯爲之書卽書而不列名耶碑未明云刊石敘哀定爲獻自書無疑

衛字瓦

朱楓秦漢瓦圖記有云右瓦得之阿房宮東北土中其文僅一衛字案史記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又長安志云瓦作楚字者秦瓦也秦作六國宮室用其國號以別之今衛字瓦當是秦爲衛國作宮室之瓦壽昌謂如果衛字瓦係秦仿造衛宮室所遺則各國皆有之何以僅有一楚字瓦見於唐時此外如齊趙韓魏燕魯皆

不一見獨衛字七種瓦迭見於

本朝爲朱俞錢申孫程諸君所得也其爲漢各衛官舍瓦無疑申程兩君說甚辨獨未設念及此余特爲補其漏程氏又云秦宮瓦當得自咸陽北阪不應得自漢城此殊不然漢城本爲秦闢中地卽北阪以南亦去咸陽不遠秦皇時離宮別館無數至造各國宮室表延及遠亦非咸陽北阪所能容程氏所言不能以塞辨者之口也

漢敦煌長史武斑碑

漢碑敘人臣武功頗極夸誕小小戰績亦有允武允文等詞此碑言武氏得姓於武丁因及伐鬼方之事而元功章炳勳藏王府等語轉似人臣立功者然韓文公作權文公德輿墓誌銘亦云武丁之子別封於權遂爲權氏之祖是殷高宗後有武權兩姓矣唐時重譜系亦必有據

漢武氏石闕銘

武氏爲其父立闕自稱字而不名且不敘其父之官闕功德而轉牽敘其孫之行迹何與

漢西嶽華山廟碑

宋洪氏活隸釋有云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涖它人之書爾小歐陽以爲郭香察所書非也余案郭香見後漢書律歷志察書作監書解恐亦非是既察他人書何以察者轉列名而書者不列名耶竊意察有詳謹省察之義察書若今敬書謹書之類且今察視所撰碑文書之無令譌脫或疑他碑無再見察書者予謂漢碑無定例有列書不列撰人者如某伯兄書武班碑郭香書此碑是也有列撰而不列書人者如石勣撰黃鳳碑邊韶撰老子銘是也有撰與書並列者如李翁鄰閣頌撰人爲仇

靖漢德書人爲仇紉子長也則此察書爲僅見亦何疑漢人質樸而因陋就簡亦甚凡碑中隨筆譌脫多照刻不改如張遷碑暨譌既且鄭固碑姬公作姬公至他碑有脫去一二字不成文理尙多此碑自首至末無譌書無脫漏未嘗非察書之力也香爲書佐平日善書可知

漢衛尉卿衡方碑

金石文字記謂碑中屢該顏原兼修季由洪氏以顏原爲顏淵原憲而都太僕以季由爲仲由字季路卽是一人與兼修之義不協案史記仲尼弟子傳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遊俠傳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然則季乃季次也余案季由屬子路可通兼修承上句來亦可解若析季由爲二人則季當爲高

柴季子皋見禮記柴與子路俱見論語故與顏原連用之以顏原比其德以季由方其孝季善執親喪由有負米之養也

漢孝廉柳敏碑

先儒輒謂古重譜學至唐許敬宗李義府諸人始廢去而世系多不可考若如此碑以柳爲廿八舍柳宿之精直是笑柄譜學如此尙足據耶

漢北海相景君碑

右碑中歟卽獻漢讀如呼故前後俱作歟呼之呼中仍用獻歎之獻也收卽修修勉猶言修短也核藝之核卽作本字亦與上根字義并列不必通作菱字也辨秩卽平秩猶書平章作辨章也邦邦蓋卽鄰邦二字邦轉爲陵又借陵爲鄰邦則邦字加兩點也鴉卽鴉黃黃霸朱朱邑也邵父

召信臣也據此則明府三之當作明府四之三與三相近或當時筆誤也悝卽傍字彭旁古字相通借悝卽惶也悝卽往積卽積息應作恩題名內如羽忠羽質乘禹臨照中香炁詩台邱暹台邱遷水邱邵皆希姓氏若騰頌恐卽滕晉麟恐卽晉閻廣恐卽郎乘殆卽公乘族也

漢校官碑

碑云蓋楚太傅潘崇之末緒也壽昌案崇助商臣弑父並非名臣且爲太師亦非太傅蓋漢於得姓之先有一著名者卽引以爲祖譜學雖存亦不足信唐初之廢譜學或亦有鑒於此不能盡罪許李諸人也一校官耳而稱之曰元老比之於尙旦且頌之爲聖慈謂其彬文起武扶弱抑彊亦過情之譽也生名死諱而碑首卽書曰諱乾其敘末曰尙旦在昔我君存今是潘君尙在位無疑

漢曹全碑

季祖母或是庶祖母之別稱非伯仲叔季之季也故用收養二字收養字甚輕充卽吮字而下充豫之充亦如此寫薄卽簿字言以所遺二百萬悉簿之官不私其財也說文有簿字無簿字詎卽詆字與妖通七首藥神明膏兩種是漢時膏散方名陽宅風水之術至漢已然郃陽縣治而曰朝覲之階此與他碑稱州治曰本朝相類

劉宋臨澧侯墓誌

續古文苑有宋臨澧侯劉使君墓誌李氏兆洛選入駢體文鈔評云誌墓盛於晉代乃所傳惟傳休奕一篇又非全文當以此爲權輿矣其序次之式亦頗可垂範子案誌文首云曾祖宋孝皇帝已失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其後便敘其祖父母父母及母家之世系又敘其兄及嫂之祖若

父又敘其弟妻之祖若父又敘其長姊所適夫家之祖若父並其再嫁之夫家祖若父其第五姊第六妹皆再嫁者皆敘其原嫁再嫁之世系甚詳且悉鋪敘繁衍並無誌辭以入駢文既不可解又云敘次之式頗可垂範先生殆癖古而忘其臭穢者耶

顧命

趙全義妻武氏墓記唐寶曆元年刻石今在直隸新樂縣其文卽全義所撰中有云顧命之時後事無託夫譏妻墓碑而自稱顧命足見當時文禁之寬

賈氏碑

直隸元氏縣有唐建中二年李君夫人賈氏墓誌銘其文爲夫人從子文則撰銘後書後一千三百年爲劉黃頭所發十二字道光三年果有縣人劉黃頭耕田得之此碑石

見存元氏縣署中

題名稱太子

直隸正定府開元寺三門樓石柱多唐人刻經造象并柱
主題名其六層刻心經佛像右旁刻功德主李龍題名男
太子又徐德表題名女玉妃自名曰龍而名其子曰太子
勒諸貞石毫無忌憚則名女爲妃更無足異矣 案曹全
碑亦云大女桃斐斐卽非顧亭林先生援魏書刑法志河陰
縣民張智壽妹容妃以證之

題名稱老人

唐信法寺彌陀象碑在今直隸元氏縣雲起寺碑陰題名
有云寺傍老人周君政爲他碑所罕見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碑云至信徙於秦克復其任子仲翔討叛羌于狄道子伯

考因家焉洎孫漢前將軍廣子侍中其下字多泐考史記漢書皆云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唐宗室世系表云信字有成大將軍隴西侯晉書李元盛傳李暲字元盛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於狄道死之子伯考遂家於狄道世爲西州右族而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李暲傳暲爲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曾孫仲翔後漢初爲將軍世系倒紊與此不合證諸此益徵十六國春秋不足信當以晉書爲準蓋晉書爲唐時所修必不敢紊其國系今世傳十六國春秋非崔鴻真本也碑有云姪吏部尙書從子於碑碣稱姪此亦僅見

復齋鐘鼎款識

復齋鐘鼎款識冊宋秦檜之子煇物也其門客董良史爲

之摹繪成冊此冊流傳至明項子京氏以二百金購之展轉至揚州秦編修敦復欲以原直購之不可得杭州陸舍人某者益以二十金得之攜歸浙時阮文達公撫浙中陸以冊乞公改公亦以原值索購陸不可一日陸遊西湖於湖上各

御碑旁鐫內閣中書臣陸某敬觀守土者將繩以大不敬律阮以書生無知爲之曲解陸感之獻此冊以謝阮極寶愛不輕出示人道光二十三年文選樓災公生平所蓄金石圖籍字畫俱付灰燼此冊想亦在一炬中矣

思益堂日札卷四

長沙 周壽昌

杭潮二日不至

元伐宋師次杭之舉亭寶潮所匯處三日潮不至元師無恙遂以亡宋我朝順治三年昭勳公圖賴以都統隨端重親王博洛進師於浙次杭州營於江岸杭人見之謂潮至必沒既而潮二日不至咸駭爲神遂開門降此事絕相類

李文勤早貴

高陽李文勤蔚拜大學士時年甫三十二歷順治康熙兩朝居位二十六年案漢鄧禹拜司空年二十四晉司馬珪爲尙書僕射年三十七人以爲榮又梁王訓爲侍中武帝問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

王訓無謝彥回

趙秋谷事

趙秋谷以國服聽演長生殿劇被議戴氏藤陰雜記有云近於吏科見黃六鴻原奏尙有侍讀學士朱典侍講李澄中臺灣知府翁世庸同宴洪寓而無查初白名不知何以牽及又云黃有福惠全書坊間盛行初仕者奉爲金鍼予案此書今尙行凡初仕者幾於人置一編黃給事本以知縣行取其政蹟必有可觀初白當被議時不過一監生竹垞集中稱查上舍可見不大爲所屬目故其後仍得改名應舉入爲詞臣也

巴制府

康熙朝雲貴總督巴錫滿洲人性廉仁不通漢文每僚屬初謁必溫諭曰天生我爲人又與知覺此恩不可負的皇

上賞與官做把地方付託了若不實心爲百姓把地方弄得不像樣便負 朝廷的恩了父母生兒子一場好容易得他做官若兒子貪賊枉法百姓那些人定要罵到他父母上去這就是大逆不孝了其言雖質卽儒者何以加焉

戒楚士文

宋玉高唐賦所稱巫山神女曰朝爲雲暮爲雨此指神女之所司耳非指楚王行幸事也而後世以枕席當之是褻天也屈原九歌中所謂湘君湘夫人不知何指而秦博士以爲堯之二女卽舜二妃後人又以屈詞哀豔遂加嫚語其尤甚者西陽雜俎所載李羣玉先之以詩繼之以夢何其敢於侮聖歟夫雲雨興於天降於地雖三尺童子知其司令最尊也堯女舜妃爲聖嗣爲聖后雖狂愚之夫皆欽其靈爽不磨君子對青天而常懼敬鬼神而遠之奈何褻

天侮聖之大戾偏出於學士大夫之筆而莫之省也蓋宋玉諷其君之荒淫而託爲謬悠不稽之論屈原冀其君之復用而託爲美人香草之詞二公皆有大不得已焉者所謂寓言十九也後之人執其說而泥之是不畏雷霆斧鉞之誅且陷古人於大戾矣其各以爲戒此 本朝湖南巡撫王公士俊戒楚士文二則備錄之以爲學子箴

朝官終喪

康熙朝翰林丁憂多令在 南書房供奉但不食俸耳江陰楊文定以爲言遂皆令終喪又出繼之子離任爲本生父母治喪始自北平朱右君先生之弼朱時官戶侍其後大臣遂沿爲例

方光琛

國初江南賦重士紳包攬不無侵蝕巡撫朱國治奏請窮

治凡欠數分以上者無不黜革比追於是兩江士紳得全者無幾時爲康熙乙酉科有鄉試中式而生員已革且有中進士而舉人已革如董含輩者非一人方光琛者歙縣廩生亦中式後被黜遂亡命至滇入吳三桂幕撤藩議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所素乘馬與甲來於是貫甲騎馬旋步庭中自顧其影歎曰老矣光琛從左廂出曰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三桂嘿然反遂決軍中多用光琛謀吳世璠敗光琛亦就擒磔於市

考官優敘

雍正元年癸卯科會試總裁爲朱文端賦張文和廷玉榜發以試官公明士論翕服 詔加軾太子太傅廷玉太子太保七年己酉 上以江南考官沈近思出題正大不尙詭僻策問發揮性理俱有本源優敘之

副榜會試

雍正丙午 詔今科中式五經副榜准作舉人一體會試
爲明經者勸其兩中副榜者亦准會試後不爲例

教坊革除

京師皇華坊有東院有本司衙衙本司者教坊司也又有

勾闌衙衙演樂衙衙今改眼藥衙衙相近復有馬姑娘宋

姑娘衙衙粉子衙衙出城則有南院皆舊日之北里也順

治初沿明制設教坊司凡 東朝行禮筵宴用領樂官妻

四名領女樂二十四名由各省樂戶挑隨鼓鐘司引進在

宮內排列作樂八年改女樂用太監四十八名十二年仍

用女樂至十六年改用太監遂爲定制雍正七年改教坊

司爲和聲署不獨明時汙俗洗滌淨盡卽歷代教坊之名

永從革除可謂廓清宇宙矣

連典兩試任三學政

雍正朝王坦齋少寇

蘭生

丙午以司業主廣東鄉試旋督

學浙江遷侍讀學士移節安徽晉閣學是秋卽主江南試
事復移節陝西蓋接任三省學政接典兩省試差

奏毀王振祠碑

乾隆七年壬戌正月庚寅御史沈廷芳奏崇文門內智化
寺明英宗爲逆闖王振立祠李賢撰碑稱其豐功大節諛
聞亂道觀者髮指乞敕有司毀像仆碑並將英宗諭祭碑
移瘞他所得 旨如所請行人止知康熙朝御史張瑗奏
毀魏奄墓事以載在漁洋筆記也

御製序稱臣諡

周易合訂十二卷朱軾撰軾字可亭高安人康熙甲戌進
士至雍正朝官大學士諡文端此書前有乾隆 御製序

序中稱故大學士朱文端清修正學品重當代又云文端以兩粵督臣鄂彌達舊爲曹屬手授是書梓而傳之云云君序臣書屢稱其諡而不名雖由書房講授舊恩實亦千古曠典

上稱臣號

高宗賜題沈歸愚先生德潛詩集有云昌黎因文見道始

有是語而歸愚叟乃能深契於此又云將訪歸愚叟於愚溪柳谷間矣既呼歸愚之號而又加一叟字洵非常寵錫也嘉慶九年五月上手諭阮元知朕幼受東墅教授常感舊誼是以補給三品封贈又云汝曾受東墅之恩寧忘之耶謹案東墅謝侍郎壻號也那文毅公那彥成嘉慶十五年任陝甘總督因甘肅旱奏請緩徵撥帑賑貧并疏陳散賑積弊奉 手敕嘉獎云汝實不愧廣庭相國之孫廣庭

阿文成公字文毅祖也程春海侍郎恩澤道光元年以編

修命在南書房行走召諭曰汝父蘭翹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云云侍郎父名昌期乾隆庚子科第二人蘭翹其號亦以翰林講學在上書房行走者

典試先年降旨

乾隆三十年尹文端公尹繼善以文華殿大學士總制兩江

年七十賜壽是年召入閣三十一年典會試先一年而降旨異數也

家居授官

乾隆朝莊滋圃尚書有恭以光祿寺卿丁贈公憂家居

特旨授內閣學士

屬官不得餽送如意

乾隆四十七年諭嗣後凡管轄大臣生日所屬官員有

魏送如意者著嚴行禁止今此例全弛皆不知有此論矣

高總兵父子

乾隆時西甯總兵高果義

天喜

隨大軍赴葉爾羌征剿逆

回陣亡長子西安都司七後隨大軍征金川至木果木營

軍潰戰歿次子

人傑

以武舉

恩賜進士任蘭州參將乾

隆五十年差赴西甯被雷震死父兄俱歿王事而人傑死復如此不幸不可解

李曹善記

李穆堂侍郎

敘

降光祿卿履任之日查閱冊籍復至實錄

館諸公問今日何事穆堂歷舉筵宴器物制度無遺蓋一

過目輒能記至老不改曹願菴學士

爾堪

博學多識掌故

所過山川阨塞無不指掌形勢士大夫一與之游積久不

忘無貴賤俱能識其名氏爵里家世無毫髮謬

太常仙蝶

太常仙蝶元時卽在太常寺署乾隆戊申冬至 大祀
園丘 祇宿齋宮尙書德保偶奏及之 高宗特命宣見
德公求之寺署不得或言在地壇卽往述 旨果飛出遂
承以錦函恭齋進呈時和珅當國先取視啟函乃一腐蝶
大笑德心知其異仍函進 上啟視蝶竟飛起盤旋拜舞
上下九次大悅 賜封蝶仙製詩頒賞案蝶仙衣色濃淡
化身大小屢變不測而左翅有圓孔四足有白毫則一成
不易云

張天師革封

漢張陵之教顯於唐天寶中和年間至宋稍盛然止加眞
君封號其裔稱眞靜先生所稱天師尙虛也元至元十三

年始命其三十六代道士張宗演爲輔漢天師演道靈應
冲和真人遂眞拜天師明洪武元年太祖曰天豈有師乎
遂革其舊號封張正常爲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
宏德大真人秩二品天順年間加封號至十六字幾與帝
后徽號相埒僭紊極矣隆慶中降爲提點六品萬曆時仍
復之 本朝初年沿明制朝會班行列左都御史下侍郎
上康熙十九年嗣真人張繼宗授光祿大夫乾隆二年署
真人張昭麟題請承襲得 允十二年梅文穆毅成爲副
憲奏請革去封襲絕其班行奏入下部議正一真人不許
援例請封授秩正五品至今沿之而羽流遂不得與朝會
皆文穆廓清之功也案水經注沔水篇澧水又南逕張魯
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又江水篇平都
縣有天師堂晉書殷仲堪傳仲堪少奉天師道王羲之傳

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疑之彌篤郝超傳郝愔事天師
又何充傳時郝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觀此足徵天師之稱
與其教之盛自晉已然歷唐宋益熾耳

成哲親王五十歲 賜壽物單

嘉慶六年二月初六日 臣 永理五十生辰 上賜 御筆

匾一面 御筆對聯一副 御製詩挂屏一張無量壽佛

九尊 寔像 金番字經一部五彩夔七珍八寶一分五彩夔

輪一對銀曼達一件藏香九束薰貂帽一頂珊瑚朝珠一

盤 青金石佛頭 松石記念 石青段繡金龍貂皮補鞋一

件 碧霞私背雲大小墜角 石青段繡金龍貂皮補鞋一

件 隨月白 石青段 皮鞋一件醬色二則段白狐廉皮袍一件 隨月白 石青段

銀鼠皮鞋一件藍二則段銀鼠皮袍一件 隨月白 石青段

織金龍綿補鞋一件金黃段織金龍綿蟒袍一件 隨月白

織金龍綿補鞋一件金黃段織金龍綿蟒袍一件 隨月白

石青段綿鞋二件醬色段綿袍一件

隨月白袖衫襖

藍段綿袍一

件隨月白袖衫襖

石青紗縐金龍袷補鞋一件

金黃紗縐金龍袷

蟒袍一件

隨衫

石青紗袷二件醬色紗袷一件

隨衫

藍紗袷袍一件

隨衫

金如意九柄元寶二十七錠鑲玉竹

嵌玻璃如意九柄玉壽生一件玉硯屏一件玉鑑一件玉

連環蓋卣一件玉蟠螭三喜花插一件玉四環蕉葉瓶一

件玉出戟方瓶一件玉卮一件玉四螭盃一件五彩夔壽

星一件定密鑑一件汝窑蟠桃洗一件哥窑蔡花瓶一件

冬青釉觚一件均窑大吉瓶一件宣窑龍紋把盃一件成

窑青花盞壺一件成窑紫花雙管瓶一件雕漆圓盒一對

雕漆海棠盒一對雕漆方盒一件雕漆筆筒一對雕漆茶

盤二件玻璃插瓶二對嵌玉插屏一對嵌鴻鵠木插屏一

對嵌玉挂屏三對緙絲挂屏一對納紗挂屏一對吳鎮墨

竹一軸申時行書天池詩一軸陸治秋山攜杖一軸婁堅

自書詩一軸文伯仁草芝堂圖一軸陳道復杏林春燕一

軸周道行歲朝圖一軸陳鶴花卉一軸吳歷溪山無盡一

軸錦九匹石青一 藍二 金黃一 綠五片金九匹石青二 藍四 紅一上用

段九匹石青四 藍二 醬色二官用段九匹醬色四 藍二 香色二大捲

甯紬九匹石青四 醬色二小捲甯紬九匹石青五 藍二 醬色一灰

一春紬九匹縐紬九匹綾九匹紡絲九匹

右爲成哲親王五十 賜壽物單也王自用白摺紙小楷

書之書仿率更體極工緻徐叔鴻戶部樹鈞裝潢成卷予

借錄出當時 仁廟友于之愛 國家承平物力之豐阜

俱可想見 又案朝廷 賜壽必年屆六十惟滿大臣不

論近日漢大臣五十得 賜壽者同治朝前雲貴總督劉

嶽昭蓋臣光緒朝工部尙書翁同龢叔平皆異數

趙鹿泉先生愛才

雪泥書屋稿山東樓霞牟陌人明經庭所著制義筆墨脩然讀之如從漢魏人語其人之過也題文後自記一則述趙鹿泉先生佑事足見前輩愛才之深而君才誠不愧爲所愛也因全錄之記云此乙巳十月科覆試卷也吾師仁和趙鹿泉先生視學東省五年余再與科試一與丙午決科大課每一文成先生大聲賞歎見謂第一秀才而意尤倦倦於此文每言及輒以未及發刻爲憾也先生海內名家一時文士所共稟仰得其一顧增榮益觀余以陋質過蒙拂拭人皆爲余喜余獨自懼何者牆高基下聲大實微如遂萎棄同彼秋草上累先生知人之明詢彌深耳果然不敏淹留無成年行長大慚負師門丙午後十年以優生一詣京師謁先生於虎盤橋邸第於時先生已衰病甚目

不見物猶將臂大呼爲余不平已而問及妻子愾息素業
又曰汝乙巳年試卷尙在吾箱中吾能誦之因朗朗倍誦
數行直下余自違教先生後飄泊文場顛頓辛苦數詘人
下余常願視夷然不爲動色至是復見先生聽其言感動
流涕不能成一語而退後倉卒東歸不及再謁又四年而
先生沒矣先沒十許日有吾鄉人謁選入京者往問疾榻
前先生伏枕論文言及此藝終未發刻究竟欠他一筆帳
且屬告余刻稿時必自刻之又曰文章與科第是各自一
事也此客與余不相識因家松巖兄以書報余書至而先
生沒兩月矣嗚呼先生嗜文如癖愛才如命窮士一藝而
以爲遺言但余自愧無似誠不足以當此意也近年來不
欲復以文章求知於人獨好觀經史羣書或當以贊論之
功仰副先生器許之意庶幾昌黎所云玉未獻而足未刖

者計亦先生所樂聞也而曩所爲文未盡可棄聊復哀集
成卷傳之其人俾知先生爲余扼腕叫呼二十年或有由
也此等少年小試之文非心精所在多從刊落惟此藝以
先生所不忘特錄存之以志余於先生之門受知深厚意
氣之感所不能忘也云爾自記文如此古氣盤鬱足見一
毛第如自記中經史羣書論贊云云當有他著惜未見徐
當訪之

桂文敏跋語

嘉慶十八年九月林清構逆有闖入宮禁之變 仁廟下
詔罪己桂文敏芳恭跋 詔後有云揆之人事實則有未
盡者夫林清先以習教被繫既釋歸轉益煽亂數年之間
往來糾結於曹衛齊魯之間其黨至數千人內而閭寺職
官有與其謀者而未事之先曾無一人抉發是吏無政也

藏利刃懷白幟度越門開飲於都市無謂而知者是遷者
門者無禁也禁兵干計賊不及百時賊七十餘人闔門而擊之俄
頃可盡乃兩日一夜始悉擒戮是軍無律也又恭跋 御
製盡心竭力仰報天恩諭有云夫重典之說見於周禮先
儒有以爲周秦間晚出之書非周公所手定者有以此語
爲劉歆所竄入以佐莽者皆不可知而要非古聖人之法
也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語士師亦以道失民散
宜於哀矜蓋姬周之興數百年至於春秋禍變已極誠可
爲亂國而孔曾之言如此則重典之無時可用亦審矣依
經樹義不愧通儒之言

和相籍沒

乾隆末和珅當國貪橫無比 睿廟新政暴其罪籍沒之
天下稱快其家藏寶物有內廷所無者嘗見其籍沒單一

紙錄之

正屋十三進七百三十間東屋七進三百六十間西屋七
進三百五十間 欽賜花園一所亭屋二十座新添十六
座圖式一所新屋六百二十間花園一所亭屋六十四座
私設櫥子房一所七百三十間銀號十處 本銀六萬當鋪七
處 本銀八萬赤金 四萬八千兩元寶銀 五萬五千兩鏡鏤銀 五萬三千兩
萬蘇鏤銀 三百一十兩番錢 五萬八千兩制錢 一百五十萬串玉鼎 三座
高三尺五寸 玉如意 一百三十柄鑲玉如意 一千六百柄玉碗 十
卓銀碗 七十座金鐘 十二座玉磬 八座玉觀音 一尊高六尺 玉鼻
煙壺 二十四對玉盤 八寸玉佛 一尊高六尺三寸 玉圍屏 一座四扇 玉
卓屏 三十座大小玉碗 九十三架龍眼大珠 十枚金珠手串 二百
三十英紅寶石 十塊重二斤 小英紅寶石塊 四十黃藍寶石 四十
掛珊瑚樹 七枝高三尺 珊瑚頂 八寸紅寶石頂金盤 八十纓

金八寶牀四座 縷金八寶屏十架 縷金八寶鑪二十架 大白鳴鐘

十卓鐘三百架 小自鳴鐘一百五十六架 洋表八十件 金鑲筋二百副 銀

唾盂一百八箇 金杯六十箇 金砝碼四十箇 銀砝碼八十箇 銀杯

匙三百八十副 古銅鼎十三座 漢鼎一座 古銅瓶三十箇 寶石硯十方 古

銅梅表共三副 端硯七百方 古劍二柄 皮服一千二百件 綿夾單紗

衣服共二千四百件 冬帽箱五十三箇 計帽各箱 一百二十

四綢段庫一萬四千副 玳瑁器庫六千二百餘件 洋貨庫八百

雙板五色呢四百餘板 羽毛六批 銅錫庫九千三百餘件 珍

饒庫共三十批 皮張庫六十批 元狐五十張 白狐五百張 白

萬六千張應用庫內紫檀琉璃各物共八十餘件 內用庫飾簪錫共二

百餘件文房庫二十三批 方地八千頃

案趙甌北感事詩云聞道鈴山簿錄時世間無此擁高貴
窖金已錮藏金壑琢玉兼裝浴玉池則更有出於此錄外

者矣又有詩題云連日大僚多暴亡相傳失奧援懼株累也趙當時目擊傳必不虛

齊王氏

嘉慶時教匪齊林之妻王氏襄陽人賊中稱爲齊二寡婦最勇黠張船山太史詩黃鶴特翻貞女調白蓮都爲美人開卽指此人相傳其小名丁香少與漢陽某生通情最篤構亂時招生不至常怏怏然漢陽得以不被兵者此生力也

蔣郭兩翰林

道光朝天門蔣笙陔先生立鑄官修撰孝威郭道閔官編修俱十八年未轉坊職同館戲呼蔣爲石敢當郭爲金不換蓋修撰六品碑礫頂編修七品金頂也聞者絕倒然蔣尙官至閣學郭終編修云

甘肅學政復舊制

自雍正四年晉學道爲學院始分湖廣爲湖北湖南兩學政七年以廣東士習器陵特分廣韶與肇高爲兩學政陝西則分甘肅爲兩學政其後肇高於乾隆十六年因陳文肅相國大受請合併爲一陝甘亦復舊制爲一光緒元年左季高侯相宗棠奏請陝西甘肅仍爲兩學政詔從之

召見誤稱

宣廟時軫林 召見有自稱門生者，帝以儒臣少承恩對故多惶悚失措不加罪也案漢夏侯勝或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宣帝以是親重之劉宋時褚淵侍帝自稱下官太宗多忌甚不悅唐段平仲對德宗謬稱名帝斥去之明儒學案言薛文清於英宗甚獲眷遇一日於上前誤稱學生眷遂衰以此言之 聖君之與凡主其度量相

越豈止徑庭而已

楊忠武林文忠

楊忠武侯

遇春

貌魁偉類天人鬚長尺有咫每徒步逐賊

挽其鬚日行百數十里軍中呼曰楊鬚子爲口號曰鬚子打乾鞞一走一百八賊人望其旌旗皆膽落故所至有功
逆回張格爾之亂回部伊札薩克者懷觀望始導張逆內
犯繼知逆勢敗又助官兵擒逆遂以功爲回部王忠武惡
其陰狡欲因事誅之長文襄公相齡總制陝甘輒曲貸之
藉其力以制回人既忠武接文襄任伊札薩克懼甚每晉
舉蘭謁制府由轅門外長跪報名膝行匍匐至塔下俛首
不敢仰視及出雖冬月亦汗透重鎧嘗稱爲鬚子詰班而
不名詰班國語爲大人也林文忠則徐督兩廣時夷人澳
明月報曰西洋人留心中國文字者英吉利而外耶馬尼

爲最普魯社次之順治十七年則有普魯社之麻領部一
士人著書談中國現貯在國庫內又有普魯社之摩希彌
阿部落教師亦曾譯出中國四書一部又有普魯社之般
果羅尼部落一名士曰阿旦士渣著書論中國風土人情
但用其本國文字嘉慶五年間有人曰格那孛羅熟諳中
國文字但恃才傲物又有耶馬尼國之鈕曼曾到廣東回
國著一書論佛教一書論中國風土將帶回書籍與耶馬
尼諸國人考究又繙出詩經一部又有力達者著中國地
理志一本說中國如極樂之國今耶馬尼人人驚異又有
耶馬尼之色底阿現在佛蘭西國雕中國活字板普魯社
亦出財助成其事又有歐色特釐阿一人曰菴里查亦著
一書論中國錢糧又曰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又
不詢問考求故至今中國仍不知西洋猶如我等至今未

知利末亞洲內地之事東方各國如日本安南緬甸暹羅則不然日本國每年有一鈔報考求天下各國諸事皆甚留神安南亦有記載凡海上游過之峽路皆載之暹羅國中亦有人奮力講求由何路可到天下各處地方於政事大得利益緬甸有頤目曰彌加那者造地球地里圖遇外國人卽加詢訪故今緬甸國王亦甚知外國情事中國人果要切實見聞亦甚易凡老洋商之歷練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問無如驕傲自足輕慢各種蠻夷不加考究惟林總督行事全與相反署中嘗有善譯之人又指點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處採聽按日呈遞亦有他國夷人甘心討好將英吉利書籍賣與中國林係聰明好人不辭辛苦觀其知會英吉利國王第二封信卽其學問長進之效驗云云合兩事觀之足知忠武文忠之威德爲

外夷所畏服者遠也

賜奠杜文正

咸豐二年杜芝農協揆師

受田奉

命往視江南山東賑

務以疾薨於清江浦差次遺疏入

上震悼晉贈太師大

學士

賜陀羅經被入城治喪

親臨奠醑

特諡文正

賞廣儲司銀五千兩

諭賜祭葬時文正父石樵先生

考

就養京邸

特遣親王前往慰視

賞人澆一斤其次

子雲巢少司馬

朝

留侍祖父長子寄園編修

翰

在湖北學

政任卽

命前往扶柩回京

特擢宮庶三孫庭琛庭瑒

庭珪俱

賞舉人蓋

上在潛邸時出閣讀書卽係師授

讀侍

上書房者十四年

上登極後師由大空加宮傅

銜晉協揆造席陳謨恩誼篤至有外廷所不及知者故

上特降師傅之恩有加無已也

賜奠之儀前一日鑿儀

衛官先來相度門徑並昇 鑾輿來演武備院卿於靈前

安設 寶座面西北內務府官安祭桌膳房官來製祭品

銀盤九蠟子二掌儀司官來演執壺遞酒各儀節步軍統

領查看街道屆日七月初卯初執事各員并派出遞酒之

鄭王皆先至陳祭桌已初 駕至 乘輿至大門寄園宮

庶雲巢少馬縞素率其子庭琛隨石樵先生素服跪迎免

冠叩頭 上元青鞋隨 駕王公及執事官皆青鞋 上

入門卽哀哭隨 駕諸王公皆舉哀寄園等隨入跪台下

面東北舉哀 上至台上下輿升寶座內務府司員擡矮

案陳 御座前上設奠池內務府司員執壺鄭王接酒跪

進坐奠酒三卮 上起至柩前手啟帷幔撫棺極哀隨

駕王公跪勸節哀兩次逾時哀始止面西南立傳 旨召

見寄園雲巢詣月台上斜向嚙頤 上問爾等有幾子奏

三子 上命御前大臣溥王傳二子見奏長子庭琛接
駕次三俱幼小 命僧王宣庭琛進免冠礪頭 上問爾
十幾歲庭琛奏十二歲 命僧王宣石樵先生進見寄園
雲巢扶掖詣 上前免冠礪頭 上問見年八十幾歲奏
八十九歲石樵先生耳重聽 御前大臣宣旨兩徧始能
回奏 上命寄園雲巢扶起退仍於大門外跪送 駕出
礪頭禮成次日石樵先生具摺謝 恩奉 旨加禮部尚
書銜先是石樵先生本以少宗伯致仕 上登極時 特
賞頭品頂帶加宮保銜 上在潛邸時偶違和養靜宮中
者四十日思及文正輒隕涕左右諳達奏知 宣廟特
命文正至宮寢視 上以慰思系云

翰林以武功起家

咸豐兵興以來翰林參軍事者多以保舉起家吾鄉郭筠

仙嵩燾其最先也保留館投編修外擢兩淮鹽運使署廣

東巡撫歸旋授閩臬超擢侍郎歷任兵部禮部袁小塢保

恆恆由編修游保學士遷戶部刑部侍郎卒諡文誠丁稚璜

寶楨寶由庶常保留館升侍講授長沙府知府今任四川總

督傅青映壽彤由庶常保留館升侍講官至河南臬司兩

君皆癸丑科黔人劉仲良秉璋由編修保學士今任江西

巡撫吳子健中丞元炳由庶常保留館今任江蘇巡撫

江中丞改諡

江岷樵中丞忠源初諡忠愍後詞臣撰祭文進呈特賜

改諡忠烈案宋仁宗追諡寇萊公曰忠愍後鄧州立廟敕

賜曰忠烈略與此同危身事上曰忠為國遭憂曰愍

周中丞特諡

周敬修中丞天爵身後予諡文忠中丞以進士即用知

縣起家既非詞臣又未入閭此非常異數

親王以下甲數

親王藍甲六十副外白甲一百七十副護軍領催三十分
共錢糧二百分郡王藍甲五十副外白甲百二十副護軍
領催三十分共錢糧百五十分貝勒藍甲四十副外白甲
八十副護軍領催二十分共錢糧百分貝子藍甲三十副
外白甲六十四副護軍領催十六分共錢糧八十分詳載
宗人府檔冊

大學士起家

狀元爲大學士者順治朝聊城傅公

以漸

武進呂公

宮康

熙朝崑山徐公

元文

乾隆朝金壇于公

敏中諡文襄

會稽梁公

國治諡

韓城王公

杰諡文端

而番禺莊公

有恭

則以兩江總督

爲協辦大學士嘉慶朝大庾戴公

衡亨諡文端

道光朝吳縣潘

公世恩由知縣行取爲大學士者康熙朝沁州吳公瑛雍

正朝陽城田公從典高安朱公執乾隆朝滿洲高公晉四

人俱證文端由貲郎起家者乾隆朝漢軍張公允隨捐光

典簿爲同知累任雲貴總督授東閣大學士卒謚文和

書記起家

桐城方恪敏觀承以監生爲平郡王書記從征奏授中書

後仕至直隸總督高宗御製懷舊詩云以書記見用古

有今則無有之祇一人曰惟觀承夫謂恪敏也

世爲河督

父子爲河督者乾隆朝錢塘吳公嗣爵嘉慶朝公子大學

士璣乾隆朝錢塘姚公立德道光朝公子祖同復署總河

三世爲河督者雍正朝無錫稻文敏曾筠乾隆朝文敏子

文恭瑱嘉慶朝文敏姪孫承志乾隆朝漢軍李公宏公子

奉翰 嘉慶朝奉翰子 亨特 復任叔姪爲河督者雍正朝長

白高文定 斌 乾隆朝文定姪文端 晉

世爲宰相

三世爲宰相者滿洲文恪公 尹泰 文恪子文端公 尹繼文

端子文恪公 慶桂 父子繼相者滿洲文勤公 阿克敦 子文成

公 阿桂 文忠公 傅恆 子文襄公 福康安 諸城劉文正公 統勳

子文清公 靖 無錫嵇文敏公 曾筠 子文恭公 璜 蔣文肅公

廷錫子文恪公 溥 桐城張文端公 英 子文和公 廷玉 數公

在 本朝相臣中名業表表視漢之韋平殆或過之

五典春闈

本朝五典禮部試者孝感熊文端公 賜履 長白文莊公 德

保 韓城王文端公 杰 歙縣曹文正公 振鏞 又侍郎 介福 五

典春闈見槐廳載筆

漢人任都統

國制漢人無授駐防漢軍都統者康熙五十年以陝西人
總兵何天培爲鑲白旗漢軍都統尋補京口將軍天培遂
歸正白旗自後溫州總兵李華平陽總兵王應虎皆漢人
相繼爲福州副都統俱一時特擢案平陽溫州屬縣後
裁總兵

言官直 上書房軍機

康熙朝給諫直 上書房者邵思參少宰基也乾隆朝御
史直軍機者劉侍御淵也今此淵差科道俱不與軍機處
則翰詹亦不與

尙白

大內宮殿春聯例用白絹由翰林衙門謹書呈進但不解
何故用白或云宮殿漆柱俱大紅色故須以白者映之未

知然否翰林編檢拜前輩俱用白束開坊或外任始改用紅亦未識何義或云先時翰林見前輩以絹帕爲贊後從約改用紙簡故仍白色

古人有忌白者宋明帝以白門名不祥甚諱之尚書右丞江謚嘗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謚稽顙謝久之方釋是也亦有不忌者唐肅宗與李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可服白吳呂蒙白衣搖櫓渡江唐薛仁貴在軍中好服白衣則行軍時亦不禁白歷代忌尚各殊如此

文武互改應試

浙江費鵬峯後本文士有聲鬻序試久不利奮然改習武遂入武庠中式康熙戊辰科中武進士李文貞相國擬中第一人以弓馬改第八相國深惜之費上李詩結語有猶

聞李供奉曾薦郭汾陽之句道光朝安徽徐卓齋字官某營把總爲主將所窘遂棄職復讀書應文試入庠中鄉榜乙未科中進士以知縣改府教授著書授徒以終著有經義未詳說數十卷

拔貢十二年之制

國初拔貢十數年一考康熙後改爲六年一舉至乾隆初尙然乾隆七年二月甲辰上諭國家於科目取士之外又有拔貢一途所以收未盡之人材以廣備用之數也我朝教澤涵濡人文日盛又復屢開恩科加添中額是以所取進士濟濟多人而舉人則日積日眾竟有需求次多年而不得一官者此亦事勢之必然無足怪者朕爲此時塵於懷屢籌疏通之策若又添取拔貢以分其缺數年一次舉行則人愈多而缺愈少舉人銓選更遙遙無期矣朕思拔

貢乃係生員中之優者夫既爲文學華贍之青衿則應科舉時自能脫穎而出又不專精選拔以爲呈身之路也查從前選拔或十數年一舉今則六年一舉爲期太近理應酌量變通嗣後著定爲十二年選拔一次應永著爲例再者各省應試生員貢監由學臣錄送入場向例每舉人一名額取科舉三十名後加至一百名亦不爲不多矣乃學臣求博寬大之名於科舉之外遺材大收一概錄送且有督撫好行其德普收送考者以致文理荒疏之人皆得濫冒入場試卷太多不但試官於倉卒之中難於別擇而浮薄之士將以觀光爲游戲而不復攻苦於寒窗於賓興大典大有關係嗣後學臣各宜留心慎重辦理毋得濫溢永著爲例謹案奉此 諭後每屆酉科一舉選拔遵行至今弗異云

父子同科典試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科劉文定公綸以吏部尚書協揆典

順天鄉試子青垣少宗伯躍雲以編修典試河南道光十

九年己亥科何文安公凌漢以戶部尚書典順天鄉試子

子貞編修紹基典試福建父子同科典京外試爲詞林佳

話而文安公先於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科以庶子典試福

建父子前後二十年相望同典閩試尤榮遇也

提督遷總督

本朝漢人以提督遷總督者康熙朝寧夏趙忠襄公良棟

以勇略將軍兼寧夏提督遷雲貴總督其長子敏恪公宏

燦由廣東提督遷兩廣總督旋爲兵部尚書長安梁公鼎

由福建陸路提督遷閩浙總督雍正朝古北口提督山西

楊鯉署直隸總督緣事革職河內劉世明由湖南提督授

福建巡撫擢總督後以副將軍在甘州縱兵獲罪乾隆朝

成都岳襄勤公鍾琪以肅州提督兼甘肅巡撫尋授川陝

總督道光朝崇慶楊忠武公遇春以固原提督授陝甘總

督同治朝善化楊公岳斌以江南水師提督遷陝甘總督

凡八人

京官肩輿

向例京官三品以上在京乘四人肩輿與前藤棍雙引喝

道四品自僉都御史已下乾隆十年省僉都御史惟止乘

二人肩輿單引不喝道見王漁洋香祖筆記時正陽門專

許輿入車不准行京官無一乘車者漁洋戲贈南海程周

量可則七絕云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

前門門未啟轎中端坐與檳榔時程官兵部主事也杜紫

綸詔編修始乘驢車嗣後漸有騾車乾隆己卯以後騾車

多而驢車少嘉慶道光朝則京官并無乘驢車者矣近時
惟尙書以上乘四人肩輿侍郎坐綠呢圍車三品坐藍呢
圍車旁開窗四品以下車與朝士並同又案會典載乾隆
十五年

上諭嗣後止准王等與滿洲一品大臣等照常坐轎滿都
統與部院二品以下堂官等再有坐轎者朕必將違禁之
人治罪是漢官不在此禁故今漢官二品亦間有坐轎者

進士題名碑

太學進士題名碑元三碑康熙間吳祭酒苑於啟聖祠中
掘得者也明七十有六碑始永樂十八年李麟榜訖崇禎
十六年楊廷鑑榜所缺萬曆八年崇禎十年兩碑耳謂始
於宣德五年林震榜者誤也見題名碑錄宗室德少宰沛

序

盛世耆英

松江顧小崖先生 成天 康熙丁酉舉人 世宗簿錄某大

臣家得其哭 聖祖詩有已增虞舜巡方歲竟少唐堯在

位年之句遂 欽賜編修 上書房行走乾隆二年以老

乞歸 上加侍讀銜年八十二而卒乾隆十六年 聖駕

南巡有廣東翰林院侍講劉永振一百二歲由本籍至浙

江迎駕 御賜詩章並 賜額曰詞垣耆瑞廣東謝鴻臚

啟祚 乾隆丙午鄉試年九十八是科中式舉人會試下第

恩賜司業銜又三年恭祝 高宗八旬萬壽晉秩鴻臚

卿瀕行 賜詩額以寵之又閱數年而卒蓋壽百有十歲

矣先後妻三妾二子十三人女十二人孫二十九人曾孫

三十八人元孫二人可謂福壽兼備

獎進保全法

隨園詩話載郭華野

秀

初爲縣令頗不潔後湯文正公撫

吳自陳願改悔文正許之郭乃砥礪清操大著風節卒爲名臣案論語子曰人絜己以進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正義云往猶去也去後之行

者謂往前之行今已過去皇侃疏引願歡云往謂前日之

行夫人之爲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先迷後得教誨之

道絜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文正體會此旨故能

成就華野爲一代偉人宋韓忠憲公

億

在中書見諸路職

司掇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

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

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聖世乎又宋

熙寧初上召問程明道先生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

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

能此皆獎進人才并保全羣工之法後之秉鈞當軸者其慎思之

奴才

宋書魯爽傳燾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讐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時北魏羣下於其主稱奴猶宋之稱臣也今滿洲臣下俱稱奴才漢臣武職總兵以上亦稱奴才

御史妄言

雍正朝錢侍御以焮由知縣行取授部屬旋擢御史入臺首疏三事一請敕尼姑還俗一奏民間養女至二十歲以外敕督撫諭令速行擇配一奏民間鬪毆每起於數十文錢請令有司查明有需數十文之窮民給錢以濟緩急息爭鬪疏上奉旨切責著以主事原品發回原籍故事臺臣三月無疏有辱臺之罰如此建言鄙瑣轉不如仗馬不

鳴也又雍正時滿御史某奏禁賣煤人毋許橫騎駝背以防顛越時稱駝煤御史嘉慶朝有御史奏請開牛禁淮回民宰賣上諭責以該御史非回務中人信口亂道案貢父詩話慶歷中有衛士震驚宮闕捕得殺之御史宋禧言蜀中羅江狗宜畜之以警夜時謂之宋羅江御史席平鞠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奏曰從車邊斤矣時號車斤御史車斤言斬也建炎進退志紹興乙卯以早禱雨諫官趙霈言請禁宰鵝鴨時謂鵝鴨諫議又嘉定中御史羅湘上言越州多虎乞飭多方捕殺張次賢奏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宋史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同除諫官人目之爲三不吠犬明史給事中胡以寧請禁食蝦蟆時號蝦蟆給事此皆可與前事相比附者也

紫禁城騎馬

故事 命在紫禁城騎馬之大臣每年終吏部以名上一品以上不論年侍郎則六十外始開列惟英煦齋相國和以侍郎於嘉慶甲子冬獲邀此 命時年三十有四也近軍機大臣及兩書房侍郎不論年皆得拜紫禁城騎馬之賜

閣學不必由翰林

閣學缺出漢人非由翰林出身者不得開列道光朝李錫民大寇振祜由大理寺得閣學近日張詩船少宰祥河由

秦撫內 召得閣學兩公俱以舍人起家不由翰林仁和

趙鐵巖大空殿最由湖南臬司內遷少詹事旋晉閣學大

空以禮部主事起家亦不由翰林此乾隆朝事案乾隆以前准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見 實錄嘉慶以來始加

一銜字

內閣用師生禮

各部司員見堂官多半跪白事前惟滿司員行半跪禮近日漢官亦效之惟內閣自侍讀下至中書見大學士皆長揖不跪行師弟子禮不行堂屬禮案漢官舊儀云丞相府掾吏及屬官見丞相禮如師弟子狀則此禮自漢時已然

本朝花翎之兆

明武宗自操禁軍軍中悉衣黃鼠甲遮陽帽上飄旋染天鵝翎以爲飾貴者飄三英如江彬許泰之類次二英兵部尙書王瓊得賜一英冠以下教場自謂殊遇我朝軍功賞戴孔雀翎至貴者三眼次雙眼次單眼又次則鵬翎蓋正德時已爲之兆云

誣詆前哲

李安溪相國子弟在家以吏事請託遍閩中陳悔廬大理

汝威知漳溪謂公方以講學居鈞輔當防閑子弟安溪以是大愠此事見全謝山所撰陳大理墓誌謝山博學君子若安溪無此不應厚誣賢者若安溪信有此尙得謂理學名臣耶至蕭鄭永憲錄載方望溪先生鄉居年八十尙干謁當道請託不休此蓋出愛憎之口不足信望溪先生立朝時好言當世利病惓惓於民生國故時果親王亦謂其品清峻而好強聒當國者尤惡之卒以此去位居鄉時或不免有此忌公者遂以干請誣之

漢臣文職改武

姚熙止制軍啟聖之子儀長七尺勇力絕人嘗遇四馬駕

奔車自後掣之馬倒退挽弓四鈞百步外洞數札畜壯士張黑子鍾寶王三癡等十人置左右酒酣出鬪無不一當百以從征授知縣內擢刑部郎改知河南開封府旋以京

堂用自請改武職授江南狼山總兵尋改湖南辰沅總兵
終於雲南鶴慶總兵岳大將軍鍾琪由同知改參將後授
陝甘總督以文改武復陟文階極品嘉慶朝劉方伯清以
山東藩司改授登萊總兵同治朝貴州巡撫江忠義改貴
州提督直隸大名道余承恩改直隸總兵張朗齋方伯曜
由軍功保文職洊升至河南布政使改授總兵升廣東提
督今尙提兵出關爲前鋒方伯能文工書予曾於毛煦初
尙書處見其說帖娓娓千餘言臨顏魯公爭座位帖絕佳
蓋文武具備豪傑之士未可量也

贊拜被遇

後漢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
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
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 國朝贊禮郎聲音宏亮

禮儀姻熟被 特遇游至正卿者正與此同

詞臣言事

本朝舊制京官並許條陳順治朝 詔命詞臣修玉匣記文帝化書翰林院檢討淄川唐濟武先生上言云不宜崇此非聖之書妄費紙筆爲聖學玷又爭御史張煊給事中陰潤言事忤 旨削籍此翰林言事之錚錚者康熙十年憲臣奏請凡非言官建言爲越職言事例降調惟應 詔陳言則不在此例

進呈十二圖

古人繪圖以當諫書者幽風無逸流民三圖最著明神宗初立張江陵進帝鑑圖每條繫以論謂之帝鑑圖說我

朝康熙十八年蔣謂田先生 伊 由河南提學副使進呈十

二圖第一難民妻女圖第二刑獄圖第三寒窗讀書圖第

四春耕夏耘圖第五催科圖第六鬻兒圖第七水災圖第八旱災圖第九觀榜圖第十廢書圖第十一暴關圖第十二疲驛圖奉旨褒納乾隆朝方恪敏督直隸教民種棉花繪有種棉織布等圖進呈今石刻尙存直隸

印文

今制內外各衙門印半刻國書篆文半刻漢玉筋篆文

國初則半漢篆文半國書真字

子家舊藏田契係順治八年印尙如此不知何時改

用滿篆

惟循聖公玉印止用漢篆文順治癸巳三月廿五日

改鑄朝鮮國王印兼滿漢文閩浙總督關防印滿漢篆文

中加國書真字一行因道光己亥年印被竊未獲

總督鍾祥因此

革恐後出者真贋並行也咸豐軍興後各省失印重鑄者

皆沿此制

行走學習

唐謂官資淺者曰裏行如尙書裏行太宗時張昌齡敕於
通事舍人裏供奉肅宗時元結爲監察御史裏行宋朝亦
有御史裏行明人則謂之觀政 本朝則如軍機大臣上
學習行走之類六部郎中員外主事亦有學習字樣

翰詹大考

康熙壬午冬 駕歸自德州考試 內直諸詞林官至廿
二日封印後一日始畢定一等十人侍讀學士陳元龍等
二等若干人其三等五人調知縣用諭德王化鶴中允吳
晟修撰戴有祺辛未狀元檢討趙爾孫吳文炎是我 朝有以
狀元改知縣者不知戴公後曾任此官否歷科 大考翰
詹凡三等七名後開坊翰林無不降改者惟光緒元年乙
亥 大考一等取四名皆升擢二等六十餘名十六名以
前皆有升階三等五十名以後開坊翰林始有降調者雖

係有大力者主持其間然於祖制似稍違戾矣

殿試策

士子應試之作荒陋淺鄙莫如第三場之策發問五道不
過經史理學六書音韻兵法河漕鹽鐵茶馬錢幣田賦諸
條而止主試者挾兔園冊爲底本應試者卽恃夾帶以爲
資或令嚴不能夾帶則就題敷衍成篇蓋製題本有一二
百言略就題作波瀾卽可數百言矣上以是求下以是應
黃茅白葦中斷無有作仗馬之鳴者殿廷大對限以時刻
繩以格式其能者不過於策首總冒處策尾頌頌處妃黃
儷白雕鏤爲工其爭勝處全在字跡點畫之間力求工整
所謂工者亦不必摹鍾王做歐虞也通幅無俗寫無塗乙
能如世所稱勻圓光黑者卽稱上乘矣然予觀國初及
康熙朝諸前輩殿試策中尙有侃侃千言直陳時務不盡

泄沓如今日者如馬章民先生

世俊

策末云臣尤有進者

唐貞觀時天子問山東關中之同異而其大臣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宜示同異於天下裴度既平蔡卽用蔡人爲冑兵而曰蔡人卽吾人今天下遐邇傾心車書同軌而猶分滿人漢人之名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儲遜庵先生方慶策中有云今自三公九卿爲陛下之凝丞輔弼者莫不並列滿漢之名督撫大臣則多寄於滿人而漢人十無二三焉其意不過謂國家受命之地其人皆與國休戚非若漢人強附以取功名者故信滿人之心常勝於信漢人又云陛下旣爲天下主卽當收天下才洪天下用一有偏重於其間臣恐漢人有所顧忌而不敢盡忠於朝廷滿人又有所憑藉而無以取信於天下矣此等議論卽出自諫臣之口猶恐披鱗獲譴況出自草茅新進乎乃

當日作者不自疑閱者亦不以爲異此亦可見世道升降之一端也

改草茅爲末學

嘉慶八年奏準今宗室應試加以草茅二字似未協嗣後貢士卷尾草茅新進字樣一體改爲末學新進以符體制

考差

考差向用四書文二篇試帖一首嘉慶己卯裁去四書題文一篇改用經文一篇至今爲例

順天主試

順天鄉試考官歷科正副皆止一人自乾隆庚子順天鄉試特命協辦大學士尙書蔡新爲正考官而以侍郎杜玉林學士嵩貴副之其後遂用一正兩副或有正副用至四人者

經義

紀文達鄉試錄序曰經義取士昉自宋王安石然俞長城所刻安石諸作寥寥數行如語錄筆記程式之制定不如斯其出自何書亦無可考證疑近時好事者所爲惟宋文鑑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篇發揮明暢與論體略同當卽經義之初式矣元延祐中定科舉法經義與經疑並用其傳於今者經疑有四書疑節經義有書義卓躍又曰其以佛書入經義自萬曆丁丑會試始以六朝詞藻入經義自幾社始案顧氏曰知錄云隆慶二年會試爲主考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海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眞知在不昧其心而已眞知二字出莊子大宗師篇列子仲尼篇則又在萬曆以前矣文達所云始萬曆丁丑者其人爲楊

起元艾千子皇明今文待已詳乙注其文於序中斥言之但隱其姓名萬曆二十八年禮科摘湖廣舉人董曰修四書義中無去無住出世住世語罰停五科三十年禮書馮琦上言請旨申禁

馬氏貴與曰按自唐以來所謂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愚嘗見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刊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鸚鵡之逐烏雀也謹對有云請以注疏對者則對云注疏曰云云謹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未審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太學博士王之望言舉人程文或純

用本朝人文集數百言或歌頌及用佛書全句舊式皆不錄建炎初悉從刪去故犯者多詔申嚴行下

遵集注

功令四書制義必遵朱子集注違者率不得入彀案宋王子明當國時李迪賀邊有時名舉進士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眾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文正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略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是自宋時已然第彼時遵注疏耳宋神宗熙甯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試綠竹詩背王粲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記敘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

三十

見文獻通考卷

童試

直省郡縣試爲童子試俗謂爲小試應試者命曰童生

明選

舉志已

雖壯丁老叟但與試皆得以童稱之未冠者曰幼

童案童子設科始唐朝

漢黃琬賦洪司馬朗俱以試經拜童子郎未設科

凡十歲

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

者與出身

唐選舉志

皆實以童子充貢至宋尤盛有由童子科

被遇至宰相者如晏元獻

殊年十四召試賜進士出身

是也有三歲卽

召試者如眞宗賜蔡伯倫詩云七闕山水多才俊三歲奇

童出盛時是也

揮塵錄

高宗朝童子朱虎臣能排陣步射誦

七書補承信郎劉毅五歲善騎射補校尉童子能武尤奇

又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

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封孺人

文獻通考

然此女後亦不聞有

撰著頡頏朱李也金有經童科元復設童子科惟明科目

不設

鹵簿圖記

鹵簿之別有曰大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鑾駕者歲時出入用之曰騎駕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駕最爲備物尊天祖也法駕稍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鑾與騎又加損馬事非特典不敢同於所尊貴也凡爲蓋者五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黃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龍而曲柄者二色亦黃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龍而分五色者亦十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間純紫與赤而方蓋八爲扇者七十二壽字者八黃而雙龍者十六赤而雙龍者八黃與赤單龍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鸞鳳文而赤且方者又各八幢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旛之屬十有六信旛也絳引也豹

尾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節曰明刑弼教曰行慶施
惠曰褒功懷遠曰振武曰敷文曰納言曰進善八者各爲
一隅凡旌之屬亦十有六於是四金節四儀鎧鑿四黃
麾而繼之以八旗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共十
六五色銷金龍纛共四十凡爲纛者八十旗取諸祥禽者
儀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鸝白雉赤烏華蟲振鷲鳴鳶取諸
靈獸者遊麀彩獅白澤角端赤羆黃熊辟邪犀牛天馬天
鹿取諸四神者四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
宿者三十三取諸甘雨者亦四取諸八風者八取諸五雷
五雲者十取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旗八金鼓旗二五色
銷金小旗各四出警入蹕旗各一旗之數共百有二十爲
金鉞爲星爲臥瓜爲立瓜爲吾仗爲御仗各十有六又六
人持仗而前導曰引仗自蓋至引仗其名一十有七紅鍙

六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
鐙之下鼓二十四畫角二十四又二鐙之下鈺四大小銅
角各十六自紅鐙至銅角其名十午門之內有金輦玉輦
焉午門之外有五輅五寶象焉天安門之外則又有四朝
象焉朝象雖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後稍省引仗以上在
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端門之內其最近 御座者有
拂塵有金罐有香盒數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餅金椅金
杙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豹尾槍者每事各三十
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間荷殳戟者各四人侍殿前執
曲柄黃蓋者一人殿下花蓋之間執靜鞭者四人自黃龍
以下諸蓋之間仗馬十掌騎者十人殿之下陞之上執戲
麾竹者二人計鹵簿所需幾八百人壽昌官侍從三十餘
年扈 蹕隨侍屬車豹尾者凡八次每視其制莫舉其名

記其物莫詳其數所職云何幾失官矣憶陸朗夫先生燿
曾有此記因並取會典通典核正之記其詳於此

鹵簿更定名目

乾隆十三年更定大駕鹵簿爲法駕鹵簿行駕儀仗爲鑿
駕鹵簿行幸儀仗爲騎駕鹵簿合三者則爲大駕鹵簿南
郊用之方澤以下皆用法駕鹵簿十四年定 皇太后

皇后前陳設者曰儀仗皇貴妃貴妃所陳設曰儀仗妃嬪
陳設曰綵仗

豹尾槍

蔡邕獨斷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一乘懸豹尾已前
比省中予案今以豹尾懸槍上隨駕後行百官皆隨豹尾
後亦不得闌入豹尾中豹尾槍三十前與大刀弓矢相間
行最後凡八枝作兩排不懸車上亦不止一尾也崔豹古

今注曰豹尾車周制象君子豹變言尾謙也此語最可笑
本係用豹尾非豹皮國制尊嚴何謙之與有

本朝歷代除去非刑

順治三年除割腳筋法舊制凡有重辟減等者杖一百貫
耳鼻旋奉 旨耳鼻在人身最爲顯著此例永革除之十
八年禁匣牀腦髓毛竹連根大板及竹籤烙鐵等刑康熙
三十七年禁大鏈短夾棍長尺許大枷重一百斤瓦樣重板嘉
慶十五年禁木棒捶十五年禁木架撐執懸吊鍼刺手指

封印

今世中外官以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

或十九或二十
一要不不出此三

日開印

次年正月二十日開印相沿既久莫知所始明田

汝成西湖游覽志內稱除夕官府封印至新正三日始開
田爲明中葉人則明時封印止四日也案月令季冬之月

固封疆鄭注今月令疆或作璽蔡邕獨斷作固封璽蔡之
月令本卽鄭所謂今月令也可知漢時卽有封印之制而
以季冬行之尤其證矣淮南子時則訓於季冬正作固封
璽璽卽今印之通稱國語追而予之璽書注古者大夫之
印亦稱璽左傳正義引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
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
爲印惟其所好自秦以來惟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
臣莫敢用也周禮以璽節出入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
封矣疏案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則周
時印章上書其物識事而已

修護明陵

宋熙甯元豐年間青苗法行利臣枋國務爲措歛而莫虐
於齋廟毀陵二事南京有闕伯微子兩廟一歲所得不過

七八千張文定公判應天府上言宋王業所基而以火王
闕伯封於商邱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
可免乎乞以公使庫錢代其歲入神宗震怒批曰慢神辱
國無甚於此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又有議前代帝王
陵寢許民請鬻耕墾司農可之唐諸陵因此悉見芟刈昭
陵古木翦伐無遺御史中丞鄧潤甫言熙甯著令本禁樵
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培克不顧大
體使其所得不貲猶爲不可況至爲淺鮮者哉願糾創議
之人而一切如故於是未耕之地僅得免此二事洪容齋
四筆嘗引以爲慨厥後元師滅宋宋之諸陵幾邁番僧楊
璉眞伽粉骨之慘不可謂不幸也我朝入關定鼎禮葬
崇禎帝后順治四年夏四月特命工部修葺明十三陵
九年敕禁樵採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世祖駕幸明

陵十七日致祭明諸陵 御製祭文 命閣臣金之俊撰
思陵碑記又爲思陵設立陵戶給田俾司香火 聖祖
高宗亦嘗親臨致奠謹案順治十六年十二月 諭修明
思陵詔有爾等溯厥源流夙沐前朝之澤凡茲臣庶寧無
故主之思矧愍帝之終異於往葉而勸忠之感當有同心
或列籍薦紳或齒登編戶恩霑屢世德被高曾勿以革故
爲嫌致歎事亡之誼云云此外如長安唐昭陵房山金陵
諸江南明孝陵皆設陵戶防護禁樵采 深仁厚澤感洽
重泉宜夫 聖子神孫衍萬世無疆之休也

御史升品

韓文公云御史七品官耳蓋自唐已然 國初御史亦止
七品雍正七年改給事中正五品御史由翰林郎中員外
郎補者正五品由主事中書行人評博行取知縣補者正

六品乾隆二十八年定御史從五品以內閣侍讀翰林編
檢各部郎中員外郎補授而行取知縣遂永停止

胡烈婦

明萬曆中邵陽大水夜至眾奔避邑王某妻胡氏整衣後
起不可復出其叔踏水大呼胡閉目搖手曰汝露體甚勿
相近水勢愈急遂死握柳枝不仆顏色如生因記 國初
某相國被罪誅妻孥給披甲人爲奴子婦某氏亦尙書某
女公子其家欲此婦引決渡河時置獨木爲橋驅此婦行
其上此婦號泣抱柱蛇行而過卒不死依披甲人數歲終
於成所吁生死之際倉卒中雖烈丈夫未易處置奈何以
慷慨赴死輕視兒女子也

恥與賊同姓

明李闖之亂中州李寒石 邑和 恥與賊同姓上書請改姓

理氏揚州李嘉兆甲申之變貽書其子曰吾始祖咎繇爲
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死社稷
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尙復姓理氏道光
甲辰子游河間有張家莊者其村人本魏姓故明魏閣族
因恥與逆閹同姓故改氏張然至今土人猶呼曰魏公張
家莊云記子前在浙購得鄭都官集序文爲分宜嚴某係
乾隆時人其序中尙云此本爲先相國在禁中寫出所稱
相國卽賊嵩也可謂不識人間有羞恥事

南元

直隸鄉榜第一名必取北貝作解元順天所屬生員謂之
具號直隸河南山東
山西陝甘貢監謂之北皿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福建
江西貢監謂之南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貢監謂之
中皿貝取員字之半第二名必取南皿謂之南元第三名取
半皿取監字之半
北皿謂之北元亦有取中皿者不若第一相傳明萬曆乙
二名之必取北貝南皿也

卯科以前北闈鄉試多以南士冠榜首是科御史楊州鶴
河南濬縣人上言首善之地何獨無元賓南士第二謂之南元
至今遵之實自楊公始也

蒙古室號

北史蠕蠕

即突厥

號其正室曰可賀敦遼史呼皇后爲忒里

蹇今蒙古汗之正室曰哈屯可賀敦

文人晚遇

康熙朝姜西溟先生

宸英

七十三歲舉一甲第三人乾隆

朝沈歸愚先生

德潛

六十七歲以二甲第八名入翰林七

十三歲升詹事諭歲升閣學通籍不過十年迨八十 賜

壽以禮部侍郎告歸八十五歲以 南巡迎 駕加禮部

尙書銜九十三歲加太子太傅銜九十七歲薨 賜諡文

懿文人遭遇之盛福壽之備無過於此視西溟不啻百倍

過之矣

黃應李潘文學

自來輕俠豪猾之輩恆伏輦轂下以人海易藏也漢以來如朱家郭解外若游俠傳所載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皆盜跖而居民間其東西南北皆距京師而言也我朝順治九年名捕京師大猾李應試潘文學二人正法應試混名黃應李三元本前明重犯漏網出獄專養強盜交結官司役使衙蠹盜賊競輸重賄鋪戶亦出常例崇文門稅務自立規條擅抽課錢潘文學自充馬販潛通賊綫挑聚壯馬接濟盜賊文武官多有與投刺會飲者住居外城多造房屋分照六部外來人有事某部卽投某部房內後拿獲時審訊惡跡甯完我陳之遊皆默無一語鄭親王詰之對曰李三巨惡誅之則已若不正法

之選必被其害時完我之選皆爲大學士其畏之且如此
予嘗謂此輩若經文人筆稍爲妝點卽是漢書游俠傳中
人嘗疑唐人小說崑崙奴磨鏡之流亦是等輩若荆十三
娘田彭郎尤猾盜之雄乃亦稱爲劍俠殊不可解今時法
令日嚴有司捕治亦密都城無從匿跡然謂此輩遂絕跡
於世恐未必然也

詞人奇遇

吳園次繪江都人順治九年以拔貢授中書舍人奉 詔
譜楊繼盛傳奇稱 旨卽以楊繼盛之官官之時以爲榮
同時尤西堂亦以樂府流傳 禁中得名然榮遇殊不及
康熙朝洪昉思昇以長生殿樂府爲 禁中傳唱而卒莫
解其厄則所遇有幸有不幸也又孔東塘桃花扇樂府亦
流播禁中

洋錢洋銅

直省俱用銀惟江蘇浙江福建兩廣用洋錢

江浙閩三省洋錢光緒日

光板重七錢三分兩廣多破爛日爛板重七錢

相傳洋人取中國高銀至彼國以

藥煉之攙以銅製成錢卽如中國高銀但不能復鎔成錠耳道光初年浙江長吏曾出示禁用市井譁擾以爲不便不踰月復故蓋已成積重之勢矣又四川雲南之銅每百斤輒有銀數兩中國之水不能出銅中之銀惟外洋能出之姦民每將紅銅賣與洋船俟銀既淨然後復入中國謂之條銅他省所出想亦如是是今日所用洋銅名產於洋而實卽出中國者

此一段見乾隆時楊農先學士椿奏疏

此銀與銅所以下

洋而中國銀貴銅少之患也

胥吏著書

弓象數鈎深圖三卷張文炳撰文炳字明德絳州人康熙

中由供事議敘官至泗州知州泰山道里記一卷勳敘撰
敘字劍光泰安人少爲府胥性嗜山水遂成此書皆胥吏
之能著書者

快活條貫

宋咸淳六年劄子云郊禋則預放明年之租秋苗則痛除
斛面之取快活條貫誠前所無快活條貫卽今之蠲緩

恩詔

晴雨報

宋仁宗寶元中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爲令案此卽今直省
各府州縣晴雨報所始

稅契錢錢糧所始

漢書溝洫志今內史稻田租挈重注租挈收田租之約令
也挈卽契字隋志晉過江以後凡貨賣奴婢牛馬田宅有

文券者率錢一萬輸作四百入官宋太祖開寶二年始收
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契限兩月是田契
取稅自漢以來卽已行至宋重列科條嚴申限制此卽今
州縣收稅契錢之始 漢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
者畝歛稅錢畝十錢也馬氏貴與謂章帝時以穀貴乃封錢以
布帛爲租則錢帛蓋嘗迭用矣此所謂稅畝歛錢乃出於
常賦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稅錢始此此卽今之所謂錢
糧也

膳錄科場條件

宋大中祥符八年始制膳錄院

此今時膳錄官所做

後唐明宗長興

四年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如後

此今時科場條例所由仿

凡六條內

第四條有云一懷挾書策舊例禁止請自今後入省門搜
得文書者不計多少准例扶出殿將來兩舉案今士子稱

扶出本此殿舉部今
罰停科

虎城

虎城建自明時畜虎豹旁有牲口房養珍禽奇獸崇禎時特命廢之案漢有狗監唐德宗立五坊曰雕坊鶻坊鷄坊鷹坊狗坊其給役者曰五坊小兒此外尚有花藍小兒明武宗時設豹坊費銀二十四萬餘兩爲屋二百餘間帝朝夕處此不復入大內我朝初亦設有虎圈宣廟末年奉旨裁撤惟象房尙存以朝會大典禮駕輦負鼎象在所必需也又案明內監蟲蟻房虎豹犀象各有職秩有品料如虎食將軍俸象食指揮俸之類

未入流

宋時流外官有剋梓官軍校有天武官之號見趙彥衛雲麓漫鈔不知主何職事案流外官今稱未入流嘗記因話

錄云唐元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上問何人黃幡綽曰是年滿令史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是未入流之稱自唐已然

京報

自來京報俱係寫本故日邸鈔明崇禎十一年始有活字板印行至今沿之

太公旗

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廣東官兵大破賊匪於翁源奪賊中太公旗一面相傳明未有李紹一郎者向爲道士通曉符呪或行搶劫即將遺旗請出有求立應羣匪祕傳競相推奉雖匪首就獲匪黨仍依此旗爲護身符後經官驗此旗顏色霉變血跡模糊洵數百年物當時官爲銷燬人心始靖云見廣東報捷疏案元順帝至元三年汝甯所

獻捧胡有彌勒佛小旗紫金印量天尺同此妖惑之物不值一燬也

除目

除目一書今人謂之摺紳備覽有徑呼爲摺紳者可笑乾隆時坊刻題籤云 大清仕籍全編書式頗大其官階與

今異者道與知府俱列正四品內閣侍讀列從五品

今內閣侍

讀正六品其服色則封典內正從一品俱光祿無榮祿從

五品以兼鴻少銜也

三品稱中大夫又官職內多兼銜如正詹以翰讀學兼之少詹以翰講學兼之宮庶左右以翰讀翰講兼之洗馬以修撰兼之又有圓明園船物河道總管理藩院尙書兼領今無此銜又各省俱刻有地輿圖朱印頗精緻

除種煙禁

乾隆八年議准民間種煙一事向來原有例禁惟城堡以

內閒隙之地可以聽其種植城外則近城奇零菜園願分
種煙者亦不必示禁此卽今通行之水旱煙當日例禁
與今種鴛粟花者無異後觀其無大害而徒擾民則亦爲
弛其禁矣